

中
国
禁
毁
小
说
百
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一百四十五回

走章台良宵开夜宴 入花丛蓦地遇无盐

上集书中说到章秋谷到了天津，金观察同他到侯家后去，在宝华班金兰那里和他摆酒接风。席散之后，金观察又同着秋谷到东天保去打茶围。刚刚坐下，早见七长八短的拥出十余个倌人来。秋谷约略看了一回，只见不论妍媸、大小，都扎着一双裤腿，缠着一双金莲。那一双金莲虽然一个个都缠得不盈四寸，却都是趾圆背厚，臃肿非常，那里像什么两瓣香莲，那里像什么一钩新月！比起那驿路旁边的马足、磨坊里面的驴蹄来，倒觉得有些相像。

看官请想，好好一对增娇助媚的三寸金莲，像了那最龌龊、最不雅观的驴蹄、马足，可想而知，还有什么好看！更兼北边女人的习惯，走起路来都挺着胸脯仰着个脸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，全没有一些儿袅娜温柔，只觉得满面上都带着一团怒气。

秋谷见了皱着眉头，向金观察打着乡谈道：“这太难了，拣不出一个好的，便怎么样呢？”金观察看了一看，也把双



眉一皱道：“没奈何，将就些儿选一个就是了。”秋谷道：“就是矮子里头选将军，也选不出来，这有什么法儿？”金观察听了，摇头不答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又走进一个馆人来，黑面长身，腰圆背厚，浓眉大眼，阔口方腮，挺着个肚子摇摇摆摆的走进来。章秋谷见了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向金观察道：“这样的奇形怪状，吓也被他吓死了！就是上海的花烟间娼妓，也要比他好些。”章秋谷的意思，只道天津人不懂苏州话，所以这几句话儿也是打着苏白讲的。那里知道这个最后进来的丑鬼，听了秋谷这两句说话，不觉脸上变色，一张漆黑的脸泛出一阵红云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位老爷，怎么跑上门来骂人？什么叫作不如上海的花烟间？”秋谷出其不意，忽然听得这位宝贝说起话来声音洪亮，就如破锣败鼓一般，倒被他吓了一跳，一时间倒回答不出来，只得勉强和他支吾道：“你不要听错了我们的话儿，听到隔壁去了。我们讲的是上海的事情，说上海花烟间娼妓，一样也有好的，并不是说你们，那里有上门骂人的道理？”那馆人见秋谷向他分割，明晓得是秋谷说谎，不便再说，只把秋谷瞪了一眼。

秋谷不觉毛骨悚然，有些坐不住，便向金观察道：“我们究竟怎么样？”金观察无可如何，只得随意指着自已身旁一个馆人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那馆人便答应道：“我叫福喜，你们两位老爷到我房间里头去坐罢。”秋谷听了连忙立起身来，同着金观察跟着他就走，直走到福喜房内坐下。登时觉得如释重负，心上松爽非常。金观察见了，忍不住对着秋谷微微一笑。秋谷自家也觉得好笑起来，一面笑着，一面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房间里头倒收拾得十分干净，湘帘几，锦



帐银钩，花气融融，芸香拂拂。秋谷看了不觉暗暗称奇，暗想不料北边的窑子里面，竟有这样的地方！可惜这班人物，一个个都是奇形怪状、牛鬼蛇神，未免辜负了这般精室。心上想着，再看那福喜时，只见他黑漆漆的一头头发，水汪汪的一对眼睛，虽然姿貌平平，却还没有什么怪相。

当下金观察同着章秋谷坐了一回，又听福喜唱了一个天津小调。秋谷催着金观察要走，金观察也就立起身来，在身上掏出两块钱放在烟盘里面，便同着秋谷出了大门。

金观察便和他取笑道：“你向来自负是个嫖界中的高手，怎么今天也这样的耳红面赤，话都说不出来？”秋谷自己也笑道：“小侄只说他是懂苏州话的，无意中说了这几句，那知他竟认真起来。一时间不好回答，只好扯一个谎的了。小侄在上海地方，歌场酒阵整整的混了六年，从来没有吃过一些儿亏，今天恰恰的遇着了这个妖魔，却是第一次碰这样的大钉子！”金观察听了不觉大笑起来。

两个人一面笑着，早又走进一家南班子的寓所，叫做五凤班。这个班子一古脑儿只有五个倌人，那四个都是扬州人。只有一个叫月芳的是苏州人，倒也生得骨格娉婷，腰肢婀娜。只是年纪大了些儿，看上去已经有三十内外的模样。梨涡熨贴，未褪娇红；眉黛温存，犹余浅绿。虽是秋娘半老，却还狠有些徘徊顾影的丰神。

月芳见了秋谷，不觉心中一动。又听得金观察说，秋谷是从上海来的，更觉得十分巴结，百倍殷勤，对着秋谷飞个眼风道：“章老爷来浪上海白相惯仔，天津地方格两个倌人，章老爷陆里看得上？只好将就点啲啲格哉。”秋谷微笑道：“你们这里只几个人，老实说我都看不中，刚刚的只看中了



你一个。你的房间在那里？我们过去坐一会儿。”月芳听了道：“阿是真格呀？”秋谷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月芳一笑道：“倪搭别人家做媒人，倒做到仔自家身浪来哉！”说着便握着秋谷的手，走到自家房里。金观察也同着过来。月芳敬过瓜子，提起全付的精神应酬一番。

原来月芳在上海做生意的时候，叫做陆月卿，十年之前狠有些儿名气，枇杷花下，车马常盈。过了几年，不知怎么的忽然门前冷落起来。上海立不住，就到天津来做。在天津做了几年生意，也不见得怎样热闹。月芳回忆当日的繁华，想着如今的落寞，对着那花朝月夕，未免有许多的旧恨新愁。如今见了章秋谷，虽然是初次见面，却把秋谷当作个旧时恩客一般，把自己的遭逢身世约约略略的和秋谷说了一番。金观察和章秋谷听了，都叹息不已。

秋谷见月芳虽然将近中年，芳时已过，却是语言伶俐，丰格清华，心上便觉得有些属意。略略的坐了一坐，便向金观察道：“时候已经不早，差不多将近五更，我们还是回去罢。”金观察点一点头，便同着坐轿回去。

秋谷因晚间困倦，又路上辛苦，直睡到十点钟方才起身。金观察已经上了衙门回来，和秋谷商议，要请他当洋务局的总文案。秋谷想了一想，也便答应。秋谷本来有个候选同知的功名，就是安中堂办顺直捐的时候，秋谷太夫人听人说，这一次开捐以后就要永远停捐，那顺直捐的折扣又实在来得便宜，就出了七百多两银子，和秋谷捐了个候选同知。秋谷心上不愿用捐班出身，这个头衔从来没有用过。如今金观察要请秋谷当洋务局总文案，官场里头的规矩，没有功名的人是不能当差的，这个洋务局总文案又是个紧要的差



使，不能不搬出这个功名来装一装场面。

金观察因秋谷素日性情高傲，一定不肯受他的委札，便把委札改了个照会，用上关防，自己亲手送交秋谷。秋谷接过来看时，见不是札子，方才道谢一声，收了下来。又向金观察说道：“小侄蒙老表伯的垂爱，本应立刻到差。但是千里长途，未免有些劳顿，要在老表伯这里告假三天，小侄也好借此休息。”金观察听了自然一口答应。

到了晚间，金观察又在双福班请秋谷吃了一台酒。秋谷又看中了一个十三岁的清倌人，名叫月香，邀同众人到月香房间里头去打了一个茶围。

一连闹了几几天，秋谷假期已满，金观察同着秋谷到洋务局去到差视事。又引着他见了会办宋观察、帮办徐观察、提调召太守。秋谷见了宋观察、徐观察、召太守等，并不请安，也不行礼，只打了一个拱。那知这位宋观察和徐观察，是最有官场习气，最爱闹牌子的，见了秋谷这样的礼数疏狂，语言直率，心上大大的不以为然；只碍着金观察的面子，不好说出什么来。只有提调召太守，是个举人出身，少年时也是个有名的狂士，见了章秋谷这样的丰裁俊爽，举止从容，知道不是寻常人物，便有心要结识这个人。两个人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，我佩服你的意气，你羡慕我的才华，倒成了披肝沥胆的朋友。

秋谷自到洋务局以后，金观察每逢有了疑难的交涉，便和秋谷商量。秋谷感激金观察推诚相待，也是推心置腹的和他尽心策画，竭力扶持，宾主之间十分相得。有时遇着事情棘手的地方，秋谷又援照各国的条约，和外国人反复辩论，外国人也无可如何。



这一天，秋谷正在洋务局里头和召太守讲论那中外约章的失败。讲论了一回，又提起近来交涉的困难来，秋谷便向召太守道：“我们中国到了如今的这般时候，再要和洋人办交涉，自然是困难非常。但是这个原因，不在于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员，却在于当初那些定条约的饭桶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条约原是国际里头一件最紧要、最重大的东西。另外有这样的一家学问，深文钩义，和别的文法大不相同，不是局外的人可以弄得来的。所以他们泰西各国订定条约，另有条约专家，一字一句细细的斟酌，就是一个半个字儿也不是轻易用的。那里像我们中国一般，把这样紧要的事情一古脑儿都交给那一班不谙交涉、不懂条约的大员，自然闹出许多笑话、种种失败来了。更兼这个商订条约的这一种学问，里头的道理甚是精微，你就是放着几个博古通今的名士，熔经铸史的大儒，在这里要是叫他和外国人订起条约来，也未见得一定就会妥当。总之，这个学问别是一种工夫，另有一家门路。就和我们中国的公文案牍一般，尽有那一班下笔千言的才子，你叫他办个照例的公牍，他倒提不起笔来。那些州县衙门里头的书吏，平时写个条子都写不上来的，办起公事来倒办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些儿不通的地方。商订条约，办理交涉，也就是这个样儿，一丝一毫都错不得的。比如你当个办交涉的人员，和洋人订一个条约，那条约里头的話儿看上去都是平平常常，并没有什么紧要的地方；那里知道，到了日后洋人忽然来和你交涉起来，认定了条约里头的一句说话，当作个和你交涉的凭据，只说约章里面早已订明，叫你无从回驳。其实你当初和他立约，条约里面虽然有这样的一句话儿，却不是这般解决的。禁不起洋人忽然翻过脸皮，把



好好的一句说话颠倒了一个过儿，硬要这般解决起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反悔又反悔不来，磋磨又磋磨不下，方才知这个条约不是靠着政府里头的一二大员冒冒失失、糊糊涂涂就可以乱定得的。你想，我们中国那几个最初订定条约的人，那一个是明白外交的？那一个是熟谙条约的？那些损失国权、关系体统之处说也说不尽许多！虽然是那班人不中用的饭桶办理不善，却也不能全怪他们，政府里头的人也有些儿不是。他们那些人自少至老只晓得吃饭拿钱，请安叩首，何曾知道这‘条约’两个字儿是个什么东西？平空的叫他们去和外国人订起什么条约来，好像抓着了个北郭的农夫定要叫他持筹握算，捉住了个南山的石匠定要叫他镂玉雕金。闹到后来，终久还是个一物不成、一事不就！究竟还是农夫、石匠的不是呢，还是指使的人不是呢？”正是：

大好河山，寂寞新亭之涕；可怜明月，凄凉庾亮之楼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交代。



第一百四十六回

论交涉清言讥俗吏 纵微辞谈笑说官场

只说召太守听了章秋谷的话儿，连连的点头称是道：“你的话儿实在讲得透澈。如今的那班办交涉的宝贝，一个个都是坐了这个毛病。当初订定条约的时候，糊里糊涂就是这样的一来，那里懂得什么条约的学问？比不得他们外国派出来商订条约的人，一定是长于外交、熟谙例约，办起交涉来自自然不至茫无把握。我们中国这班人那里是他的对手！据我想起来，这些商订约章、办理交涉的事情，另有一种专门的学问，不是那些门外汉可以率尔操刀、鲁莽从事得的。更兼商订条约，关系非常，一个不小心就要损失许多的权利。就是一个无关轻重的字儿，一句绝无系属的说话，也一定要再三审慎，没有一些儿疏忽的地方，方才保得将来不另生枝节。你若是一时忽略，不去细细的推敲，只说这句话儿、这个字儿是不关紧要的，随随便便的就答应了；那里知道，将来就在这个不关紧要的地方平空生出许多枝节，闹出绝大的交涉来！这样的事情，我在这里见了也不止一次。我以前也



曾上过一条陈，请在总理衙门里头设一个外交馆，专门培植那些办理交涉的人才。无奈人微言轻，大家非但不以为然，倒反一个个都说我无故多事。这些话儿，我以前也和金观察说过，金观察倒深以为然。无奈金观察也没有什么大权力，在上的人置之不理，说来也是枉然。方才你说的一席话儿，真是一句一字都打到我心坎里去，没有一句不是我心上要说的话儿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不是那班庸庸碌碌的人可以妄参末议的。”

章秋谷听了笑道：“极承推许，惭愧非常。但是我的心上还有一个意见：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——”

秋谷正说到这里，只见金观察在外面走了进来，章秋谷和召太守连忙立起。金观察忙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何必要讲这些过节。”说着金观察自己便也坐了下来，章秋谷和召太守也就一同坐下。金观察道：“你们谈论得正在十分热闹，被我进来打断了你们的话儿。如今你们只顾谈你们的，待我来做个旁听的人何如？”秋谷笑道：“小侄和召太尊方才讲的，就是我们中国交涉失败的原因。”说着，便把方才一番议论约略述了一遍。金观察也不住的点头称是。

秋谷又道：“据小侄的意见看起来，如今我们中国的交涉失败还有一种原因：第一种原因是条约失败，方才已经讲过，不必再去提他。第二种原因，却都是给那班办理交涉的官员闹坏的。他们那班饭桶，好容易花了无数的银钱，走了许多的门路，方才谋得一个功名，钻得一个差使，兢兢业业的捧着脑袋过日子，一个树叶子下来也怕压破了头。平时见了上司，一味的只晓得掇臀放屁，捧卵呵唇，这样的人要叫



他去办交涉，你想可中用不中用？只要一见了外国人的影儿，不等他开口说话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骨软筋融，一味的唯唯诺诺，凭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里敢驳他一个字的回！在他自己心上想起来，得罪了上司还好请个旁人解释解释，或者行些贿赂也就罢了；要是得罪了外国人，就是上司和他十分合式，也是偏袒不来的。所以办起交涉来，凭着那外国人怎样的要求、那般的强硬，也不敢说半个不字、放一个屁儿。他那里知道，外国人的办交涉也是专用诡谲手段的。他自己明晓得这件事情不合条约，有妨公法，未见得办得到，他却故意装个糊涂，姑且向我们中国要求一下。若是我们中国的外交官据着条约公法和他抗辩，他也就不来提起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一般。在他原没有一些儿损失，不过费他一个照会就是了。万一那班办理交涉的人不明条约、不谙公法，竟是轻轻易易的答应了下来，他就得步步进，要求无已；并且从此以后还要把这件事儿当作旧例，节节挟制，事事诛求。他们那班饭桶只说外国人的事情不是顽的，遇着有什么交涉的事件免不得将就些儿，敷衍一下，叫他心上喜欢，以后或者可以省些困难。那里知道，如今这般的竞争世界，只有进步，没有退步的。就是一件至微极细的事情也一定要和他据理力争，退让不得。若是遇事退让，处处将就，今天退让来，明天将就去，一天一天的让来让去，我们中国缩退一步，他们外国人便占进一步，得寸进寸，得尺进尺，到了后来一定要弄得无可退让，无从将就。那其间退让不得，将就不来，势必至于彼此决裂，酿成重要的交涉。与其遇事将顺，到后来依然还是收拾不来，不如在交涉之初，就正正堂堂的和他磋磨辩驳，据约争持，到后来还不至于这



样的溃败决裂，不可挽回。在他们外国人的一方面看起来，却也怪不得他们痛恨，以前的种种要求，没有一件不肯，没有一事不允，到了如今忽然两下齟齬起来，自然是恨入骨髓的了。就是如今各省的民变、闹教的案件，那一件不是地方官激出来的？要是那些地方官能够放大了胆，逢着民教交哄的事情，一秉至公的按律办理，不要袒护教士，凌虐百姓，也何至于闹出这样的事情来！总而言之，做官的人要是存了个患得患失的心，就断断不能办事。小侄狂瞽之论，老表伯以为何如？”

金观察拍手道：“你的话儿一些不错，正和我的意见相同。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要是个个都能依着你的话办事，我们中国的利权何至这般丧失！我们中国的百姓何至这样受欺！”说着三个人不免嗟叹一番。金观察道：“如今官场中人的卑鄙齷齪，比那前十年的情形更是不同，就是说也说不尽许多。别的都还不必说他，最可笑的就是我们这班候补道，你只看全国行省里头那些最重要的差使，什么银元局、铜元局、铁路、矿务、军政、警军，那一处的总办、会办不是候补道当的？好像世上的人只要是个候补道，就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，不论什么事情都是内家，不管什么要差都是熟手。好像不是候补道就不胜其任的一般。你想，那些候补道里头大半都是些有钱的纨绔子弟，仗着家里头的有几个钱，捐个功名出来顽顽，那里会办什么事情？虽然候补道里头也未尝没有几个精明强干、有才有识的人，却是十个里头找不出这样的一个人。把国家的大事，一古脑儿的都交给这一起酒囊饭袋的庸才，我们中国的前途那里还有什么希望！”说着不觉长叹一声。



秋谷道：“老表伯这番说话委实不差。如今那班候补道里头，像老表伯一般的人不要说十个里头找不出一个，就是全国的候补道一古脑儿合拢起来，只怕也拣不出几个！”金观察笑道：“这句话儿你是违心之论了。像我这般的人，在候补道里头虽不是什么酒囊饭袋，却也算不得什么奇材异能。不过抚心自问，还不是那班尸位素餐的人物罢了。你的说话未免称誉得过当些儿。”

召太守接着说道：“秋谷兄的话儿却也不是过赞，委实如今直隶通省里头和大人一般热心办事、才识兼优的，却是寥寥无几。”金观察哈哈的笑道：“今天什么道理，你们两个人忽然这样的谬赞起来。”章秋谷道：“小侄的为人，老表伯是向来知道的，从不肯胁肩谄笑，当面阿谀。就是召太尊，也不是这般卑鄙的人物。”章秋谷正说到这里，忽然外面有人来拜会金观察。当差的传了进来，金观察连忙起身出去。临走的时候对着秋谷道：“今天余太守请你在上林春晚饭，你去不去？”秋谷道：“如若老表伯去，小侄一定奉陪。”金观察点一点头，匆匆的走了出去。

当下章秋谷又和召太守谈了一回，又办了些什么日行的公事，看看日色西斜，便回到卢家胡同金观察的公馆里头来。只见余太守已经来了，在金观察书房里头谈天，见了秋谷连忙拱手道：“我只怕秋谷先生不肯赏光，所以特地自己过来奉请。”秋谷道：“岂敢岂敢！多承赐饭，深扰郇厨，那有不到的道理！”余太守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秋谷先生为什么要这般客套？”金观察便取笑他们道：“我看你们两个不是在这里讲什么话，大约是你们两个结了新亲，今天在我这里会亲，所以一个这般客气，一个又是那样谦恭，不然为什么要这般



拘束呢？”说得秋谷和余太守两个都笑起来。

余太守坐了一会，便向秋谷道：“如今差不多有六下钟，我们就去好不好？”金观察便对秋谷道：“今天我听说天仙戏馆里头，来了个上海新到的女伶冯月娥，花旦戏串得甚好，我们何妨早些吃了晚饭赏鉴他一下子？”余太守听了先自高兴，口中说道：“狠好，狠好。我们吃过了立刻就去。想不到我今天这个东道主人做得竟不折本！”

金观察和章秋谷听了都微微一笑。章秋谷不说什么，金观察却对着余太守道：“你的算计既然这样精工，何不索性连今天的一顿晚饭都不要请，岂不更占便宜？”余太守听了，跳起来对着金观察打了一拱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今天对不起，一客不烦二主，爽性我奉托了你老哥和我代作了今天的主人，何如？”金观察大笑道：“好得狠，好得狠。你既然舍不得花钱，我今天非但不要你出一个大钱，爽性再送五块钱给你用用好不好？”

章秋谷听到这里，忍不住“格”的一笑。余太守也笑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给你占了便宜去了。”金观察道：“你自己情情愿愿、伏伏贴贴的叫我来占你的便宜，我不好意思推却，自然只好领你的情的了。”余太守笑着，呷了一口道：“小孩子没有规矩，满嘴里乱讲的是些什么话儿！”金观察拈着自己的胡须，对着秋谷道：“你听听他，倒叫我是小孩子！你想可笑不可笑？”

三个人一面说笑，大家都坐上轿子到日本租界的上林春番菜馆来，拣了楼上的一间房间坐了。余太守便写了几张催请客人的条子交给细崽，叫他立刻送去。请的客人就是言主政和杨司马两个，宾主只有五个人。正是：



胭脂照夜，楼台歌管之春；粉墨登场，傀儡衣冠之恨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交代。



第一百四十七回

演活剧刻意绘春情

微淫风当场飞黑索

且说余太守在上林春请客，金观察和章秋谷是和余太守一同去的，还有言主政和杨司马两个人一会儿也都来了。金观察便和众人写起叫局的条子来。原来京津一带，不说叫局，只说是叫条子。当下金观察叫了宝华班的金兰，余太守叫五凤班的桂红，杨司马叫东天保的贵喜，言主政叫富贵班的银珠，章秋谷自然是叫宝华班的云兰不用说了。

条子发了出去，余太守便请众人点菜，写好菜单交给细崽拿了出去。不多一刻，细崽端上汤来，叫的姑娘也都来了，一个个坐在客人后面。金兰和桂红，秋谷本来认得；贵喜和银珠，秋谷虽然也在金观察席间见过一次，却看得不甚清楚，又仔仔细细的打量一番：虽然比不上金兰和云兰两个，却也还五官端正，身段玲珑，并不十分惹厌。

那桂红见了秋谷，忽然想起招呼月芳的客人，连忙问道：“章老爷，你不是招呼月芳的么？为什么不去叫他？”秋谷微笑，摇一摇头。云兰却瞪了桂红一眼。金观察便道：



“月芳和你狠要好的，你就多叫一个也没有什么。”秋谷道：“我们今天要去听戏，一会儿就要走的，改天再叫罢。”金观察听了，也就不说什么。

云兰却拉着秋谷的手，附着耳朵悄悄的说道：“耐勿要去做啥格石灰布袋，阿晓得？今朝看过仔戏，阿到倪搭去呀？”秋谷略一沉吟道：“等一会再说，不来也说不定。”云兰又低声说道：“倪勿要。晏歇点定规要耐去格！”秋谷听了，便也附着云兰的耳朵说了几句，云兰面上一红道：“倪是勿晓得格。”

金观察见他们两个附耳说话，便喝一声采道：“你们两个人不用这般鬼鬼祟祟的样儿，今天我来和你们做个媒人何如？”章秋谷微微一笑，也不言语。云兰接口说道：“格末蛮好，就请耐金大人搭倪做个媒人，勿得知倪阿有格号福气？”说着自觉有些不好意思，红着脸回头一笑，恰恰和章秋谷打了一个照面。秋谷便握着他的纤手，定睛细看时，只见他宝靥微红，梨涡欲笑；柳挹双眉之翠，花飞一面之春；头上带着两条茉莉花条，一阵茉莉花香直送到章秋谷鼻孔中来。

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两只眼睛一瞬不转只是静静的看。云兰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觉“嗤”的笑道：“耐格人啥实梗呀！”秋谷微微一笑，一言不发，只细细的领略那静中香色、个里温柔。云兰见他看得诧异，不由得脸上竟红起来，推开了秋谷的手，口中低低说道：“耐勿要实梗哩，拨别人家看仔，阿要难为情！”说着便立起身来走到那边，对着壁上的着衣镜理了一理鬓发，又取出一个小小的牙梳来把前刘海梳了一梳。回过头来对着章秋谷嫣然展笑。秋谷也对着他微微的飞个眼风。

